

楚寶

楚寶卷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　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弟　儼　較訂

名臣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楚房縣人初宣王即位厲精中興乃命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爲賦六月之章以叙其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築命程伯休父爲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
咸作詩以贈送之

聖楷曰嘗考周官內史之職掌王八柄掌書王命以詔王聽治漢唐宋相沿所謂中書令是也亦官之本國家樞機非有肅動超格才量清遠者未易授也吉甫或自北伐之後擢居是職亦允稱賢明之選矣然吉甫贈仲山甫詩舉其職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豈亦以冢宰而兼爲內史乎宣王官人固

其家法後代有宰相兼領中書令或加中書令者皆得此意而朱子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似未確

房縣考

按房縣即古房子國其地有房山四面石室如房故名舜封堯子丹朱于房戰國屬楚地秦漢爲房陵縣屬漢中郡唐爲房州中宗以廬陵王廢居房州今有廬陵城焉地志誤作四川瀘州人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皆誤也文按房縣有湯泉在

縣東十里宋洪适夷堅志泉中產硃砂有粉水在

縣東北五十里源出房山經穀城入漢江雍州記

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于諸水俗呼粉漬江

又房州圖經云西連九室。窮若曲房。南栅建鼓。以

望勾背。是亦一形勝之區也。

文之無畏

文之無畏、字子舟、楚穆王九年、會陳侯鄭伯蔡侯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

官乎莊王十九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文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劉向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莊王赦而歸之晉

爵之爲上卿故世言霸虎
聖楷曰申舟爲宋孟諸之役不廢王命以死莊王
亦不自棄其言故伐宋君臣之間信義皦然却又
生出解揚致命一事皆可爲後世人臣死封疆者
法也子反夜爲華元所刼懼而吐實使敵人知備
專命辱國罪莫大焉而公羊穀梁俱取而大之何
也且左氏云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
此是後世劍客之術如楚偸之類故子反懼而與
之盟公羊乃謂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又謂子反對

莊王曰君請處此臣請歸爾云云傲慢悖理豈對君父之言乎當從左爲是

孟諸考

孟諸乃九藪之一爾雅云十藪宋有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是也又風俗通謂漢有九州之藪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豈宋之孝耶高邃夫封丘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邃夫滄洲人而云然者少時客梁宋間故也此亦是一證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子囊爲令尹、五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楚續
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
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
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
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
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八年子庚卒以公子追舒爲令尹

聖楷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故從楚而叛晉其師甚無名而又不義子庚非許可謂識大乃楚康強之以出兵卒罹涷雨之咎而應南風之奏子庚何罪焉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知言哉　又按左傳曰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

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特卷耳詩作如此解亦奇太抵古人讀詩包廣而舉微非有事指如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文如韓詩外傳所舉篇章皆此類

申無宇

申無宇仕楚、爲芋尹、曰芋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於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旣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

潛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皁)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閱、(有逃亾者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無所執逃臣也。退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靈王十年。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音郎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

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則無五大羈不在內則無五細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音萬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無宇子曰申亥靈公乾谿之難王沿夏入於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春秋外傳曰、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即申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弑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

丘賈殺無知晉曲沃賈納弑師泰微荷賈雖極景
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
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
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
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
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
之既至䖟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
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

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

聖嘆曰申無宇荅使棄疾爲蔡公一段文字內外傳俱截繁簡不同各極其妙昔人謂左氏聖于文信然哉因備錄之可悟作文之法

棄疾考

棄疾即楚平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

太室之庭召五子孫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公子申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昭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昭王大封
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我盍姑億（安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於栢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子西帥奔徒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孥不與余舟必殺之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吾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皆懼自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從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

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陳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處吳爲白公十年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聖楷曰楚令尹子西始而讓國昭王爲義至高旣而料敵制勝安定楚國以至報讐次第色色可觀其失養處惟召白公一事耳近代小儒不曉讀書因孔子彼哉一語遂抹殺其賢可笑甚也且孔子不答或問深意固未可測而小儒又謂子西沮書

社之封故孔子惡之不足採錄然則晏嬰之沮孔子與子西無異何獨不絕其交此皆俗論無補於世昔陳亮有言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服膺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嗟乎予所以取公子申也

遷郢於鄀考

按水經注、鄀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後遷都焉、秦滅楚、復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韓愈有宜城驛記、甚詳、又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楚昭王考

按昭王軫、平王秦女之子也、立十年、而吳師入郢、十一年反國、二十一年救陳、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黃琬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失父蚤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夏貢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尤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藩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諺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與藩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藩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藩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琬官琬藩俱禁錮

題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題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惰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文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弒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徒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殺之時年五十二

聖楷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子琰所以犯難而不顧也惜乎與王允共謀誅卓而不救蔡邕之死王公甀後虓豈獨存君子不能甀深咎焉耳

日食考

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推其遲速文未詳其交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高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若夫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而日爲之食者。此則繫乎人事之感也。今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蓋是時梁太后攝政。故天變應之。

祝良

祝良字名卿（一字邵平）長沙人順帝永建中爲洛陽令時大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太尉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大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未幾出補幷州刺史、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二郡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李固建議、謂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因擧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具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案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聖楷按祝良本長沙人楚紀與湖廣總志俱作長沙湘鄉人大誤兩漢時湘鄉屬零陵稗漢書何得云長沙也一統志作臨湘人是又按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為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寵參妻絕相類一殺子一殺婢良皆收治悍婦之風其稍息乎

鄭產

鄭產字景輿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敕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因言於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於是更名白土為更生鄉

聖楷曰禁殺子女之慘近日當事亦有動念及此者然皆榜示虛文未嘗實實以救人為己事如先賢鄭公之所為也大抵溺殺子女有二端其一家貧不能養活其一厭苦不樂多子尤惡生女以此

習爲殘忍不自知非倘爲上者既多方以勸悟之復嚴法制以禁其毋厚生殖以周其窮民即無良寧忍故殺其子女哉稽予云士苟存心愛物即一介之士亦必有所濟吾故於鄭公贊歎之矣復載記晉人所行輒效者數則于後使有所觀感而惻然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曰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

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

殺子孫徒二年此甚吏所得按衆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此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矣嗇猶爾而況於人乎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

皆不舉濟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
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人特未知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
厚德錄曰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
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
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爲世家豪右所私公令有
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
者至一千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

千有奇竟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此事與鄭公相類而設處之法更巧居顯位者當以爲法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塟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蜀書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水經注曰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與檀谿水合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

家身縱目極懸念惜徐之衣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三國志注曰倘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兖王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仕至兖州刺史右驃騎將軍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産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
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
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平百城無主吳又使
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
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
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
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

聖楷曰羅憲初師事譙周及蜀歸順侍讌華林論薦蜀才獨不舉其師者豈亦惡其建策降魏而鄙薄之耶今觀憲守永安孤城繕甲完聚距戰經年李保與虞其謀畧亦足奇矣使後王毅然不納譙

周之言禪閉固守背城借一猶有生氣即不然退
決東鄉以思後圖蜀未始無人也蓋是時懸以重
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
隔絕嶽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
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
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亾
耶惜哉一夫誤計漢業遽斬此北地王諶所以痛
哭於昭烈之廟也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王隱晉書作暹、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蚤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于議改、文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

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入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去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敝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駮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

貢舉之法不濫下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郎士斷之實行矣文建楙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入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常令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驟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聚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聽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郎人思友李修之於鄉議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駁制奴婢限數及臣秩居官等奏文多

不載、太熙初、遷廷尉平、又駁廷尉所奏、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叅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尙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叅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晩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始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始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語默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舉之王沈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
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
世之容內全遐邇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楙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向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淸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文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詔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丙年、又以博士徵安南宋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古、聞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老、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固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淸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第竄亾、表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爲相國右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

世說新語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

李湝然流涕曰進王箋逆樂令親授璽綬除佾雅正聲遇亂朝遂至仰藥雖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九品考

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雜處詳覈無所尚書陳羣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

或道義虧喪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
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
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
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
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今澧州）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荆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

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堂明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

後明堂碑雖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寳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聖楷曰元顯道予之愛予也安有欲誅人愛予而嚮言之於父乎凡元顯少年兇銳邪黨傾附道予耽荒麴蘖信惑讒諛而武予自蹈危機釁有生理哉至黜國寶之姦不署姝禮之奏卓然可與事君矣

裴螢考

按今澧州車渚市有裴螢臺即武予少讀書裴螢處也文其墓在州東三十里新城鎮今建書院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嘉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

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與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嘉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

自覓褒歷觀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嘉奇嘉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别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厠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還見嘲笑而請筆作

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任拜詔使人扶入嘉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

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倩獨得便超然命駕遊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嘉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酬不愆其意

蘇軾史評曰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安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聖楷曰晉書附沈充于王敦傳後此逆黨理應附著若桓溫傳後綴以孟嘉似傷忠厚且其傳語踈略不稱嘉之爲人予故取陶元亮所撰孟府君傳庶幾大雅君子之德有所表見焉

鄳鄂考

按前漢書江夏郡統縣十四後漢書江夏郡統縣十二晉書江夏郡統縣七俱有鄳縣而無鄂。蓋漢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夏縣也。今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亦屬江夏郡。至三國吳時文分江夏置武昌郡。統縣七。始有陽新與鄂縣。陽新即析鄂之南境也。以郡邑沿革考之鄂即今武昌縣。是陽新即今興國州。是而鄳則今之羅山縣地也。其地與孝感相聯。隔在漢江西北。

相去甚遠。故嶽別傳云江夏鄳人。曾祖父宗璧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其說甚明。乃宋人惟知宗為江夏人。而不考宗為江夏之鄳人。遂稱江夏縣城東有鄧竹院為宗故宅。紹興間立祠以祀。一統志亦相沿以宗為江夏縣人。武昌縣志又引別傳訛鄳為鄂。以宗為武昌縣人。俱誤甚遠。雲間陸伯生撰賡興亂於孟嘉墓下注云嘉嘗為陽新令。卒葬此。尤可笑。古今不學無識之人。妄自撰著。如此類何可勝數。

龍山考

按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山勢綿延俗名嶺山其上有落帽臺錢希言龍山記云龍山蜿蜒如龍逕西北羣岡而來又東盡于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胡綤落帽臺記云萬年固佳士然所事非人風伯為之免冠耳此亦可謂善謔

樂藹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屬南郡）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趾、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

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數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荊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大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幅帊、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性公廉、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忽庫中火、欲

推舉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為廣州刺史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遣沈約約見而稱之天監初累官至尚書右丞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後為江夏太守便

逍遙鄉割宅爲寺棲心物表云

墅楷曰武陵志有樂令閔云謝爲武陵令時治閣楯蕤李去後百姓愛之不忍剪伐因名楷謝本傳未嘗爲武陵令也但遷龍陽相時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謝爲政而後人遂因而訛傳之與秕縣志中如此類甚多皆當刪去